

續修四庫全書

續 者 舊 二

〔清〕全祖望輯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槧湖草
堂抄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九〇毫米寬二五八毫米

續耆舊卷七十五

畫隱諸公詩

甬上遺民善画者張史湛生周文囊雲李文昭武周文鄭
山皆偶然作也若楊侍御圓石先華公之能画則碧血砂
成矣畫澹子画最多然已見別卷其有乱後竟隱于畫二而
要不當以画師目之者又得陸張數作合為一卷

淳古翁陸介社者字純猷節孝處士崑之父也諸生丙戌後并之
善画古松老柏以見寄寓董次公天鑑二戶部極重之其游淮
上林茂之孫豹人亦重之華亭沈東生再至海上朝夕必過先
生畫曉山曰淳古畫得文人之三昧不在画家之列為人落
穆嗜飲人有招之無不立至稍醉即辭或竟去不問主人任
天而游世以是益高之而吾友宗正菴謂此尚不足以盡淳古

卷七十五

陸湖草堂

盖尚有深焉者董岳堂曰淳古奔儒冠如敝帚其中豈僅一
人之以見者節孝死先生忽不自得竟以旁年次子峻亦能
得其專

贈無學

海暑倦遊歷深夜坐竹房孤燈熒佛座松影上西窗清談暢夙懷
坐久露華香琴瑟韻俗慮玄箸解心涼岩間落花雨長嘯動元光
即坐空山裡身其世相忘

甲辰春日之廣陵陸無文招同閩中林茂之三原縣孫豹人

吾鄉錢退山楊溼仙王鄰友陽羨陳其年新安程穆倩孫
無言汪湛若西冷蔣則士東秦邵亨東東魯趙且養海陵

吳野人王眉双上人梵伊闌人林祖遠大會賦詩謝

濡毫兀坐小窗虛喜得君招春酒書一斛青揮花發後滿眼碧樹

鳥鳴初蕭疎世事驚身老談笑閒情盡夜餘此會不須寒漏促憑
燒高燭且躊躇

哭崑兒

代死兒何烈偷生父不慈覲顏慰兒婦傳其兩孫知

卷七十五

陸湖草堂

張隱君逸字遺民高秋甫之壻也諸生其國秋甫之傳其精篆學
其雕鏤私印且共徐錦衣聖思亦名聖思殉難先生遂霸其画
不苟作先生與董次公天鑑二戶部最相契次公手書摩蘭集
一卷持乞先生署篆其首曰非忠孝人不可預也天鑑亦稱臥
龍先贈公嘗語之曰君生于承平之時而預以逸民名不祥之
識見矣坐令我輩同此茶苦同座為之軒渠

哭此知

此心久莫與今爭著述都存太古名歷宦幾年三尺雪傳家百代
數行經听殘流水偏多競悟覺浮雲還有教誰說官形留未得從
來死不負生平

陸隱君峻字金文諸生介祉子也其函得父之遺詩亦不俗

和陸友臣移居韻

紅黃秋色指前村茅屋荒林且此心其世疎偏尋夢鹿將身隱合
作書蟬推興最喜臨池聖抱甕寧甘學漢陰可是子蒼全表我
編相對息深

卷七

三

權湖草堂

李山人遊原名允升字山顏一字寓菴之部侍郎堂之後也性情
冲淡中介外和隱居自適山人少學于王忠潔公家郵得其經
學忠潔家難山人周旋索隱之問甚力既喜人間事遂隱于西
工山水出鳥下筆有神陸舍人敬身尤愛其詩和之為李文昭
武之亞先生集最富今不可得

山居詩

世路諸峯隔誰人來此中耳邊聽不盡眼底看無窮
岩花寒紅故園城市裏三役任蒙茸

山水因人勝耽幽伏短遺碑堂佳讀古蹟每尋封林密聞啼鳥潭
深聽臥龍秋田稠綠雲相共託村農

山光看不厭雨後更相宜泉洗千岩色烟連萬戶炊蒼苔生杖履
喬木帶歲難呼取溪邊更漱流及此時

卜居高岩畔編茅以作園掃來松葉燥折取笋尖肥蒼笠牀頭有
衣冠陌上稀前村深樹裏野牧放歸

亂雲相徑裡聊作一枝樵汲憑諸子炊春仗老妻不須謀脫粟兼
喜且芙蓉草榻新臥穩鄰鷄任早啼

此中無別念此是朋倚故址烟千頃知心天一涯寄書常感舊吟
句每抒懷淚雨翻雲者何如樵牧偕

為避世人譏浮名印壑埋徑深樵不到林靜鳥常來席跡檐前見
猿般夜半哀達溪松十里知是為誰哉

城市多浮薄山中獨任真布袍強半補芒屨不求新力作惟勤晚
兒童亦愛春村莊仍有媚勿粉粉脂勻

經春人不到終日閉柴門種樵補雖缺栽蔬刺草蕃鄉風隨地集
農事與鄰論每到秋成日同恭土穀原

卷七

四

權湖草堂

谷口春風至經營南畝前低塘留種子高阜得栽棉鵲向潏潏浴
牛從芳州眠出居人事寂不覺已忘年

郊原春意互携杖探桑麻綠柳栽黃鳥清潭泛碧蛙兒童閒闢草
村婦競簪花鄰叟忽修語城中客到客

連畦松半畝即可樂生平月下蒼虬影風中瀟浪散溪魚網急瀨
山鳥轉新晴不覺身同宦誰知兩腋輕

蒼山泉偶成韻

月近短垣移竹影鳥棲茅屋亂人散半生蓬粥貧能耐一榻烟霞
夢亦清吟罷汲泉滋菊園客成來掃葉煮茶歸客氣慨高千古

把瓦臨風勝絳綈

題西

秋光淡蕩葉蕭疎的、青霞小戶中有老人長自在呼童綠硯著

新書

詩餘

題詞

露冷秋陰輕烟釀雨連天水漲迷江浦滿園芳州頓摧殘榮枯始
信無今古

敗葉搖風飢禽拂羽徘徊欲住難為住難吟他皓首入蓮房引得
蓮心長自苦

卷六

五

槎湖草堂

俞隱君衷一字雪浪其函其陸淳古齊名而風格亦有相肖見董
文舉子贈雪浪詩錢文退山嘗曰吾生平骨月其一為王麟友
其一為雪浪亦遺民之良也俞氏世居城東之東吳其地僻自
山人大年始其董戶部次公輩納交而雪浪風節足以振之四
十年來忽復衰替遺稿俱散失矣

贈周方人

夫君高勁節白首足風流治亂此身重行藏好句出家貧亦足樂
事母更無愁双目明燈下繡書春後秋

雪後有姪震為亦能詩見退山集予嘗訪之亦不可得

周隱君鼎無詩傳

卷七

六

槎湖草堂

李隱君之謫字方叔其從父麟以函名方能得其傳

哭友

漢家遠老今何在白石山中有芝泉千里黃河歸古道一行秋雁
寫遺詞流雲有影還停座濟靈路人空滿枝欲借龍眠居士筆難
圖靜悟得心時

毛異人求賓字岐陽都給事中弘之後生而慧巧絕倫長而恢奇
自喜讀書不屑章句凡事無師自悟不學而能嘗製自然
漏大者高數尺小或數寸定節氣報時刻無毫髮差又從異僧
受返魂法于密室煮壇布几置繪具于上閱四十九畫夜能驅
攝已魂逆摹形貌宛然如生謝行人于宣死于閨賊手其父太
僕延請設壇返攝如期魂果至所置素箋十幅細書皆滿凡生
平瑣屑幽隱有家人從未識外人從未聞者靡勿縷、曲盡字
畫無異其前幅未發其父夾于間事其父為之流汗黃國王尚
書吳尾標異人傳即岐陽也晚年取此授書教之曰此乃鬼神
妙忌且非聖人不語怪之旨不敢以胎子孫君子是之

奉酬某公兄過小齋詩贈原韻
不厭郊原僻未尋松竹清小蔭隨意採薄酒有餘情老鶴開思侶
喬鶯慕友生聯吟還並醉每到月星橫

陳隱君履斌無傳詩

續修舊卷七十六

西泉六子之一

周道人維祚一名上竹字雪山南直隸揚州人也諸生其才放浪
跳梁其詩為詩力摹玉川昌二字累試不遇又丁喪亂他際不
自得遂遊三禪典浮屠水懷者遊肩上之西泉海令重修成
延水懷雪山偕之來時西泉毛監軍象來有詩社同人吳于菴
管聖一倪端水汪伯徵皆振奇之士雪山游其間太尉遂入社
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雪山之迹禪木非其志其自署曰東楚狂
客時人以多異錄晚年歸卒海陵子採詩之役西泉諸子後人
俱我求其遺文殘斷已甚雪山有詩一卷藏于吾友張君寧永
庫中出自望外亟錄之惜其晚年之作不在集中尚未得究竟
然雪山之不至泯然以已者則張君之力也爰別為一卷使與

諸寓公鼎足焉

樓湖草堂

毛象來堂序雪山詩曰本三百其教主于溫厚和平故風
刺至五噫而露贈別全何梁而淺閨怨至國扇而輕此培
樓先生之說也夫詩以道性情而性情此發其得之天者
有正有奇感之人者有甚有不甚樂當以我性情作我之
詩見我性情而不當以我性我情規摹于三百篇之性之
情也孔子不得中行思魯狂士狂士非不襲中行故孔子
思之謂其可入于道溫厚和平此詩之中行者也不必盡
出于溫厚和平而直我性情于詩者此詩之狂士者也含
我性情而規摹于三百篇之性之情以求當乎和平之旨
是則鄉愿而已笑天地間萬物之有教者莫非詩凡有教
之詩莫不因其自然之性之情水之安流汨、溢及其警

濤鼓怒也岳震雷奔可謂岳震雷奔者非水之正殺乎風之融
和解愠及其戰于西北也擊石飛沙可謂擊石飛沙者非風之
正殺乎抑江雪山周子負絲落不羈之性過坎垠踉蹌之時而
其激烈恍惚之詞豈抒擊塊平不之氣故為哭為悵如怨如怒
如罵如訴筆之沙至時有蛇神牛鬼蒙公入狐公鞭石斧斡攢
鱗布以助之經營使豺狼狐兔亂伏亂赫荒棘之下服栗不敢
喘息吾其能為三百篇之詩而為雪山周子之詩也嗟乎
雪山天姿奇過能狂于詩其入道亦決不在尋張曾習之友世
無孔子安以取裁勉矣雪山毋俟雄踞詞壇一虎席也

信美非吾土

信美非吾土此鄉非吾鄉我欲凌滄海滄海阻且長臨流以從之
惜哉河無梁河水自言深海水自言深京下有陳死灰從風為之揚

卷七

二

權湖草堂

魚龍時夜泣魚龍時夜泣傷乾坤一何窮古今浩茫、義軒典神農
去矣誰為爾遺我長生藥授我不死方學劍苦不成神仙亦荒唐
置君七十二誰能長不亡空嗟漢天子徒遣萬年觴

猛虎行

吾聞寧城有人名封卻化為老虎忽當道逢人則食一狂呼人言
此虎嘗為郡大中寧城一縣盡為有生不治民死食民使君一呼
即差夫嗟乎封使君昔日坐堂衙今日坐山林堂衙山林相去遠
誰知吾生在、皆山林山林之下何人死乃使若如哭教常在此
老嫗之哭曾何言吾舅吾夫今吾子童候為令康食人勇士捕之
得二生判之以王法斷之以公刑一則呼殺貓、不伏辜一則呼
階匍匐不能鳴吁嗟虎亦不記下莊亦不記馮婦亦不記孟賁亦
不記季路視耽、欲逐、一虎為前行衆庸從之肆其毒大虎方

揚威小虎隨之效其酷寢人皮食人肉噬人頭領拔人足山前鹿
母游山後猿母啼山下兔母走山上雞母栖但見假其威者乃有
畔之羣狐吁嗟虎其善自愛吾厘尚有飛光走電之利劍神呵鬼
護三秘符

卷七

三

權湖草堂

續著舊卷七十七

寒松齋兄弟之三

萬戶部八子並負才當時有高陽里之自而第五以下四人尤勝曰白雲五先生斯選曰福夫六先生斯大曰又卷七先生斯備曰石園八先生斯同景堂堂曰惇然有得至儒者吾不如萬五事古而信實志不分吾不如萬六學通古今無以不辨吾不如萬八而萬七雖為余增而詩律之工吾且出其下可謂盛矣白雲福夫詩皆失傳予求之僅名得一首乃合又卷為一卷名園又別為一卷

萬布衣斯選字公擇學者稱為白雲先生戶部泰第五子也亂後隱居不試豫州黃氏講學南上弟子從之如雲其祿高座者十有八人然或講經或權史或為詩古文詞不能盡承學統也而

卷七十七

樓湖草堂

先生躬行君子領袖之其辨析名理皆自實踐而出為人方嚴磊岸于此不可之人視之若泥其人至先生前亦喪然自失然先生正有和平未嘗少任意氣嘗曰吾虎經史之業于今為感亦不驗之躬行終亦何益教人以靜坐曰為學全在靜中得力每日除應之事應讀之書隨分立課既畢即閉門一室正身端坐收斂精神初時浮氣縱橫游思妄想紛綸至幾亦無計則除惟深惡痛絕若必不可容煩為提省半年而後少退聽矣乃時時提醒不可放縱惡念漸以消除天機隱、躍、時常呈露何時、用省察之功以消磨惡念消磨既久存養之功可得而言然不用調息運氣之法以求靜此便是林三教長有之妄又謂宋儒自游揚而後雖以朱陸大賢不無染二氏之要諸公好為是也其根柢未純故淘洗不盡至于明儒尤甚故先生行諸

儒書中彈駁疵累或至數千萬言豫州讀而嘆曰吳康哉之流也或問之曰先生為極物乃正吾心之物則萬物之理將不必穷至其極乎曰非也學非懸空得索之謂人情世取正是用功寔地惟至人揭知本之旨使人先正吾心之物以為接物之本非謂舍却萬物也或人問曰汝州使人尋孔顏樂處何在究可指而言乎曰反身而誠是也嘗曰靜中無事動中有事即以無事之心應之則動靜一致矣今人惟靜中無事耳蓋萬民自處周都皆以來世、講學然雅以機鋒至先生而體認指密此得大醇及其卒也豫州哭之慟曰天奪吾畏友矣先生待人不肯稍有假借夫已氏其戶部婚及其晚節披猖戶部惡之然未絕也先生不一過其門及豫州作行朝諸錄先生請直書其事而逆狀大著去已氏始張氣手抄詩之後夫已氏有從孫知子之黜其先世也嘆謂予曰梨州此載吾先人事太過皆出公擇之口予曰公擇何以如此曰亦嫉惡先嚴耳予為一嘆此著有白雲集今不完

卷七十七

樓湖草堂

題錢清溪少參清論照然冊

清溪錢先生年少登仕籍上陳八事疏嘉謨盡碩畫毀撤魏監祠書院隆講席從游南來子正學重名節歷官之於至義殺奪人晚衡文齊魯却多士手加額至今朝中聞影鳳臺逸翮雖然遭疑謫微雲掩藏赫至誠能動人賢者脫為搢風馳雲影過天青日復白義熙有全人奄然歸窆寥寥人亡四十年流芳動九陌遺文金玉倫含輝方四射撫卷誦琳琅敷色雅可摘其中邈千古其心通一脈我生在後時丰采未親炙蒼然潦水坐見寒潭颺

萬布衣斯大光宗字也學者稱為福夫先生戶部郎奉第六子也
亂後隱居不試湛于經術嘗謂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
註之失則不能通諸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湛
思潛志證隱嚴缺于諸家聚訟條分而縷晰之劃如也其排纂
戴禮之書較衛正叔為更博而正叔無此折衷先生則披卻導
歎言之了然為書三百卷其別出者曰學札質疑曰禮經偶箋
曰儀禮商曰周官非黎州堂曰光宗之論禮能使百家說皆
無堅城者也 又輯春秋二百四十卷忽燼于火晚年復輯之
絕筆于昭公臨終曰吾魂魄中犹彷彿與劉原父與人論季武
子立後一事也其覃精如此吾鄉有深室未發兩先生精經術
明初黃南樞鏡川能求其緒其後衰矣至先生而一振先生為
人剛毅中有不可義形于色大器其兄自雲相近慕義若渴張

卷七七

龍湖草堂

尚書死國難棄骨荒郊先生與同志葬歲時致祭隆大行之序
兩世之喪三十年而未葬先生為墓之有力者而空焉又欲魏
雪竇之遺集舍卒不果其子繼本成之蓋不愧謝象羽許劍之
期者也堂游杭之至龍有張晉芳神位擊而碎之廟祝驚怖先
生謂曰此故明兵部尚書降流賊今為浙中方伯者也有如胆
者但言我實為之此著有丁災甲揚草焚于火

姚江李映孫石梁園歌示八弟

十月西水五日石王宰始肯留其蹟自從少陵為此言詞 誦之
常噴、吾觀李老石梁園揮毫落紙成頌烈意酣興盡何淋漓筆
墨消閒頗自得乃知論西當論人不在從容其迫促其人讀書風
流士下筆自饒烟雲色假使胸藏一點塵終年操筆亦何益吾嘗
持此論畫師何意于今乃得之石梁挂在秋天上高危危峯積一

絲偏袒袖子何為者却向梁間旦倒垂山边石溜腦边灣日畔秋
雲頂上飛自伶赤城旦未到何緣此日登其涯松風謾、疏毛髮
澗水冷、清沁脾八郎勸我珍此西冊間奇物原無價月下風前
試一看泉殺石色幾幾說我詩汗漫不且存今時函節誰喜聞山
間澤畔有知己留待他年仔細論

卷七七

四

龍湖草堂

萬布衣斯備字元誠一字又蒼戶部郎第七子也亂後隱居不試
婦弟景堂先生愛之相依二十餘年如左右手所夕互相唱和
景堂尤稱其五律搜索意匠疏理血脉一字一句無不雕磨且
自以為不如堂有詩曰偶然題得驚人句為喚吾家滿楚商及
輯而上者舊詩先生著授之功最多如金白雲李中林詩景鄭
即晚年詩吳鼓和湖百樂詩皆先生所得每得一卷景堂為之
驚喜下拜先生亦拜先生書法極工兼精篆隸其為人和平長
厚為于兄弟之誼先世都督甲第為帥府尉按面奉丙舍亦記
先生晚年束修之入粗治數椽均之于長兄之子管村能著有
深省堂集今先生之後人喪敗而管村有孀居孫婦傅氏能藏
先生之集以得登此選亦足以報先生矣然景堂堂為先生選
定五律今予此見尚非其本恐未必無遺落也

山行

竹樹迎雲出尋幽到翠微數家榆火熟一路豈花肥鳥聚春生戶
山深夜不扉岩栖終日計誰能寸心違

出郭

徐步東郊外悲風四塞生人烟罷雀室鬼語出荒城樹盡鴉亡宅
山荒虎露睛燕漁恐復震斬伐剝紫荆

旅梁

悲風從面來飄我遊子裳豈不憚遠行飢凍摧中腸朝餐葉上露
暮宿陌上桑不如鴛鴦鳥安居且期翔雀鬼臨古道指、多白揚
念彼凍死人酒行為停觴人生非松柏為權無久長況復貧賤身
坎珂歷遠方

看雲

萬竹碧參天孤雲起岫前不知雲到眼尚道竹生烟漸失遙村樹
微侵小座編相看怡悅罷隻影可犹仙

長空日對雪

意欲長留尔經時池上明鹿歸溪有迹蒼落還無殺野墻孤烟絕
山高衆木平時侵存罷坐對北窗傾

天童寺次泉堂先生韻

萬竹迎人出名蓋翠宇霽間松交長蔽日亭小不遮山鳥抹秋數過
僧衣暮影還翔瞻雲湧雲鍾鼓下重閣
華漢昭雲構中興具老櫛千峯舉佛位萬樹擁山門氣天大光合
嵐深日月重重來霜降後灯火話聞孫

寄大兄五兄

歲晚江河雁影沉扁船咫尺失追尋欲知季子思家念共問先生

作客心

午日書懷

飄零書缺更何之愁向南湖駐竹枝作客更連夜雨鄉思况值泛
蒲時土音漸异知家遠短陌難拋賴尋舊事有故人同蒙莫好炊
角黍話東鄰

卷七

木

權衡草堂

太祖何嘗念若輩

埋羹守

建文時山東王公璉為吾鄉太守清操絕俗其子來省偶食肉羹公見而大怒埋之于地時稱為埋羹太守後燕師逼近公率先勤王退老于里

埋羹守公為誰仕宦何人不食肉何事將羹向土埋、羹守何獨埋羹傳不見燕師逼江左勤王一旅獨爭先吁嗟乎今之仕宦皆爭巧飲人膏血犹未乾邑一肉何足道吾欲買絲繡君王天下太守普使普使聞肉食腥風方未歇眼前何日見斯人

祭忠臺

正統中翰林侍講劉公球以直陳時故為食人王振所殺姚虹布衣成器搯雞酒于山巔為文祭之因呼其地為祭

祭忠臺

三

槎湖草堂

祭忠臺

劉侍講骨何乙成布衣氣何壯遙、萬里哭孤忠義最直薄青冢上忠良被禍世此哀閭閻雖高尚可排登延師相徒能眾坐看劬骨糜塵埃忠臣死義士悲不見至今舜江上山顛犹有祭忠臺其人何必輕寒士田間饒有奇男子布衣高義豈千秋濟、達官誰得似

銀蠟燭

成化中吾鄉豈公慶為河南布政使有縣令以蠟燭饋公不視付吏藏之及夜取燭則銀也公密呼令還之亦不揭

其私

高、銀蠟燭可燃不可燃縣令雖巧計長官不愛錢廉不近名古來鱗豈公還燭意誠善但使吾心清若水何必生暴他人短寄語

後來縣令知慎勿奸行暮夜私此間自有揚伯起莫言大吏無男兒

投銀釵

弘治時吾郡張公為以副使家居日晏不能具早膳夫人溫甚出此載銀釵以易公間此從來告以門生此遺公取而視之即投之水中卒不得食

副使歸來室如洗架無懸衣盡無米留得銀釵持易報那得養料投水底悲莫悲令廉吏妻苦莫苦令清官子身有妻子不能養天下誰知張副使

戮奸相

正德時泌陽焦芳以故相家居流賊趙風子破其城索謀之不得乃立其衣冠于庭而斬之曰吾為天下誅此賊

卷七八

槎湖草堂

焦相公年踰七十老成翁何事吃味尚逞亮若得上方斬馬劍首

應檀及提其胸還得錦衣歸故國老而不死真為賊賴有以渠戮衣冠奸臣少得祿其魄噫嘻盜亦有道誠非誣哉奸戮倭真又天

若使此人登陸奸臣豈得保殘軀嘆息朝堂論罪吏不及罕問一

問賊徒

倭莫敵

嘉靖中有倭數數十遭風破舟流劫內地此至人莫敢樓自浙歷徽州寧國太平直犯金陵金陵開城者三日後由

鎮江常州抵蘇始被勒絕

倭何猛、無敵數十倭奴橫中國官兵如鳥倭如鷄一鷄奮翅羣鳥伏長驅千里無留行敢向金陵犯帝京帝京禁軍數十萬司馬下令惟守城宣兵死、何疾夫未不動還手接殺人如麻不聞

報百城將士都洒泣倭何猛我何怯數十倭奴猶若斯千騎萬騎
嗟何及不見此倭勦滅時海上元戎猶奏捷

三娘子

三娘子者順義王俺答之外孫女也俺答愛其美娶以為
妻俺答死其子黃台吉妻之台吉妻子扯力克妻之扯力
克死其孫卜吉克妻之

三娘子誠佳人天生此婦主胡國一身五代更四君始嫁外祖既
嫌老晚配元孫又嫌小祖孫四世將何稱自古佳人如此少天朝
寵錫五十年衣繡被何爛然我使出邊時入帳彼婦叩關常聲
建忠順封錫何其重烽烟賴此得無動安邊專藉一婦人文武將
吏將何用

歐邏巴

卷七八

樵湖草堂

歐邏巴者大西洋中之國也去中華十萬里萬歷時其國
人利瑪竇輩始泛海而來善天文歷數諸技藝皆巧絕所
設天主教怪妄特甚其徒相繼而來幾蔓延于中國中國
人亦多惑其教者

歐邏巴何有求遠泛海十萬里驅光逐影無涯彈丸窮島西
極古來原不通中國博望乘槎初未經章亥步地幾曾識歛然慕
義來中華歷學精微誠嘉驚人怪技尤巧絕魯輸馬均呂扁誇天
主設教何妄怪著書直欲欺愚昧流入中華永百年駸勢幾偏
海內君不見釋教初興微若荻則至滔天不可排萌芽今日已漸
長他日安知非禍胎與王為治當防漸中土那容此輩玷詩書文
物我自優何煩邪說補其文會須驅斥使奔崩一清諸夏廓邪氛
火其書兮毀其室永絕千秋禍乱根

哀閩商

海外有呂宋國地產金銀閩商人多貿易其國萬歷中內
官高宗至閩權稅食虐特甚有奸徒張巖言呂宋有金銀
鑽可開官將聽之其國長知而大懼恐我潛師入其境也
遂殺閩商之在其國者凡二萬五千人事聞于朝竟不能
問也

修功臣

司馬熊伯溫曰劉將軍縱為余言征蠻功更閩甚彼方人
能改婦人屢作男形名曰修功臣

遼東餉

萬歷四十六年遼左軍吳增田賦百萬明年再增如之又
明年復增百二十萬

九千歲

卷七八

六

樵湖草堂

魏忠賢竊柄內閣魏廣微馮銓尚書復呈秀霍維華皆為
其乾兒有御史李蕃者始附唐微廣微敗更附銓、敗更
附呈秀、敗復附維華蕃已加太僕卿矣時稱為四姓奴

黃河清

天啟初陝西巡撫呂兆熊奏黃河清五百里五日止

四姓奴

魏忠賢竊柄內閣魏廣微馮銓尚書復呈秀霍維華皆為
其乾兒有御史李蕃者始附唐微廣微敗更附銓、敗更
附呈秀、敗復附維華蕃已加太僕卿矣時稱為四姓奴

納閩王

崇正末李自成橫行中原甯民苦壯役者相率歸之時有
謠曰吃他娘穿他娘大家開門納閩王閩王時來不納糧
九宮山

李自成敗績至通城縣九宮山飢困甚辛親騎中餘上山
規形勢授錢于僧令收飯僧疑為逃將有重賞勸下山詔
村民持鋤挺亂擊之皆斃解其衣中有金龍袍又見目有
剪痕乃知為自成其徒無以歸推其兄子李錦為主即時
降于巡撫何騰蛟

卷七十八

七

權湖草堂

續考舊卷七十九

蠶蠶居諸高之三

高文舉字厚字自牧諸生斗魁次子也有風風其在剡源沙友交
者為李又君龍周文鄭虞皆遺民之眉目碩苦貧一生奔走悒
悒卒有自牧齋集然亦無旦本矣

春早郊行

輕烟繚繞望中稀細雨霏微濕客衣得趣游魚浮石出忘机小鳥
旁田飛江流斷岸潮聲老山色侵雲嵐氣微取美野人春不覺一
從衣草自芳菲

春遊

春山携屐躡雲層花氣晴紅暖欲蒸藉草澗邊紅袖女疎泉竹下
翠微僧川原高頃看分台陵谷十年感廢吳淞酒不辭歸棹晚數
報長笛月初升

卷七十九

權湖草堂

寒郊曉懷故國耿、心情常有浮海之意而水槎尤其此契

者也戍守當道無隙可尋故中止者數、乃以淪落不偶

寓于奉川之廟後周氏其同譜也自牧去其之有無餘矣

乙卯今奉和六十書懷

西雍清門舊有情荒原秋熟且休耕迢、村落空砧响寒、草蘼
白露生豈為隱淪愁未得乍聞涓滴病餘醒人逢六十如秋老冷
却東山半局枰

自牧尚山剩水之感不愧鼓峯之子即此溪之可悲也

春夜苦雨

陽和著物景方新無奈陰翳如今辰嚴蛩經旬仍似曉擁爐兀坐
不知春山、鏡空圓笑樹、鶯鳴百鳥啼待到雲迷轉晴霽一時

花事已成也

卷七九

槎湖草堂

高公子奕宣字司孟孫伯子武部郎字泰長子而李觀察振城壻也武部王寅之雅觀察同之而先生亦逮至武林帶鎖說經已而得釋盡攜其產以救父先生才思華贍下筆千言於國家痛感不忘頻遭摧挫竟不承其天年僅後武部二歲而卒著有東海集亦不完

警牘詩

居廬被兵逼棲一閣兩膝僅容用以自警

獨寢不愧衾獨居不愧影古人有遺言吾嘗自修省周公賦破巢左氏慨背井多難恤餘生鷄栖一何冷日行南陸餘小牖通明景容膝僅周旋動思堪自棄不同南陽君淡泊守靜斗室藏天地慎言去疵青並茶集夢心願牘常自警

初夏即事

委長三眠過秋開五葉迎雲蒸梅雨瀟風送爽秋桂蒲首新藏簪
棉花已去鶯江城天氣熱衣袂卓涼生

大江阻雪宿田家

連棹危孤浪迤邐宿野家
蒼松隨嶺出一水到門斜
白界漁邊火青迷樹上花
觀心利名外天地亦雲花

金陵寒食

人生聚散恒易感倏忽狂無定跡
揭來金陵官舍海開牕今日知寒食
小童忘態是陽州語音直捧土風急當門遍插楊柳枝倒垂露出青、色忽憶舊年寒食天雨花臺上喧闐蕭鼓淫迷車馬不道今年又一年
三山烟泰淮月幾度令人長毋、光陰過眼忽如斯
惟有庭花寂、發春去秋來誰得留
白駒過隙須臾致人生行樂令及時得喪窮通且聽之不信思家家易見石泉槐大理新詩

秋懷 家羅後作

槎湖草堂

八月楓林節序開
苔城秋思入蒼苔
江楓刮岸吹沙接
海月鳴潮動地來
鵲自填河能話別
鵲飛鳴露亦啣哀
已冷白衿知寒候
檢點聲星沒水隈

秋日同黃九烟前輩集語溪東莊

山陽笑傲接高風
快論欣居值此中
六逸自能推李白
七賢無處著王戎
樹空果落臨江石
臺幽藤懸隔岸
楓容異秋光
携共好傾尊還自聚
墻東

白門依古

秣陵春色六街齊
異代風流渾欲迷
亂石燕啣江水闊
宮門鷓鴣啼
柳條低鐘殿
猶憶楊前月
花開空沾井上泥
惟有元嘉三十載至今荒草夕陽西

迨、秀色擁龍來佳蹤千秋嘆異才風凌仙人吹笛步月明公子
讀書臺車輶猶惜焚籤去書史雲從索錦回我欲落星岡下坐招
魂八友共啣盃

郭僕曾言三百年雄風大帝遂開先西川藩戶荆門旺東道波濤
京口還十載義旂塞北伐五朝正朔倚南天即看昭識墨陵氣猶
映吳宮艸色鮮

卷七九

四

槎湖草堂

高公子奕學字季殖一字岸菴武部郎宇泰少子也武部四子各
承家學能詩今罕存者予求岸菴殘稿得一卷其佳處有武部
之遺言焉因附其兄伯子之後

初至杭時以難省家大人獄中

鳳舞龍飛王氣多南來翠輦駐鳴珂瓊樓子落三秋桂疎殿香浮
十里荷窮島頑民流碧血六橋春恨漲黃河書生笑笑當年事猶
有江山半未磨

越城懷古

油、禾黍任秋風莫向斜陽問故宮一劍身殉諸香扁舟人去
鏡湖空溪邊燕掠花如面城上烏啼月似弓薪胆幾多無夢覓子
岩猶秀水流東

姑蘇懷古

卷七九

十

槎湖草堂

聞閨城高日欲脯鐘散夜、雜啼、傳聞處至遊吳苑不見人歸
自越湖洲落繁花香委藉臺空烟柳景荒蕪至今懷恨難消空嘆
息猶聞伍大夫

讀者舊諸公詩敬和原韻

滿腹紆迴孰可鳴悶懷莫破似堅城冲冠怒髮已難監隔壁危言
便欲兵入視有生者若死天全無雨亦非晴半生只好風塵混一
麥惟存永雪明

春報謹復不平鳴土室袁公偏一城只有義熙仍紀甲更無天祐
高稱兵角中欲折聊衣夕斗酒相携歷雨晴鄰社梵樓時公集長
餘炎火數星明

附錄

謝應學三賓字象山一字塞翁以進士知嘉定縣入為御史巡按山東晉太僕寺少卿家居乙酉夏東江加戶部侍郎晉礼部尚書不數月以東閣大學士忝機務丙戌隨阮大鍼迎王師又二十餘年而死其事畧見錢忠介公莊太常華毅烈諸公傳子于宣先卒于甲申之難已見前卷諸孫為霖等並見後卷予初援竹垞黜園海之例不錄其詩既而思之後世見一笑堂集者即其婉故國故君之感又托之磔磔大節之高隱學以為之序倘不知其人斷不敢以為蒲壽竄一輩也故僅存之以為聽言觀行之証

三賓為牧齋門下士甚相得首刻唐要四子集于嘉定已

卷八十

樵湖草堂

而與牧齋爭柳娘遂成雙隙家居後牧齋以貧故不無藉于三賓乃以松雪手批漢書從之質千金于是復通往還其桑海間事師生大畧相同牧齋以黃介社事上交而反遭囚繫三賓以筆硯農事上交而及遭囚繫尤為符合惟是牧齋雖不得志于大都尚邀學士之命而三賓僅篋元黃之忱再迎降三密告終老牖下是則其歿而枕視者也

園屏吟

園中無可語獨酌還自誼絮孔達掩捕楓落未相饒旦見桁楊滿夜聞冤鬼嗷天高不可問盆覆豈能招鄒書上不報田疇更相澆誰意雖新日乘墉播惡謠天公念民瘼搗鼓心獨勞之子不相念祇園囊橐腹白簡惟問貨青蚨見即要窮奇當道立惡鬼噴相招擇人惟擇肥卷地如春潮幸遣豺狼去兼聞羅刹逃于公方秉筆

台伯復乘輶水清石自見日出霧將消哀哉白髮親受此非罪撓骨月畫羅網家業俱飄零七月園扉坐何時返故寮西湖望不見白雲空相逐悲來擲杯起搔首看雲霄生平一部易閱世十七史天墜豈留人唇亡必寒齒學道愧未成偷生寧免恥十月天雨霜夜寒永折指仰屋追生平三歎未能已傳書在園圖演易自美里聊用遣吾生存亡何足理

善哉行

來日大難舌燥唇乾生世不辰多憂少歡一解永嘉喪亂塞馬南旋銅駝荆棘禍及衣冠二解落、長松九、崇蘭我心憂傷、此歲寒三解當欲對酒愁來無端翹首改旦泣涕蘭干四解仙人王喬何時當還復我羽翼出彼人間五解

江南曲

卷八十

樵湖草堂

江南人家多芳樹紅樓十里吳姬住酒船簫鼓過秦淮一曲清歌月如霧長干西上星洲川兩浙三吳萬里天林泉靈、陶潛逐蠅菜家、范蠡船誰人見月不相羊何在花前不舉觴春深苑茂桑麻綠霜落龍陽橋橘黃三百年來忘帝力追思萬歷此成康吁嗟世事滔、江上水盛時過去誰能止海有乾時山有顛世間往復皆如此莫將安樂作家常今日江南非昔比兵戈過處荊棘生十家九家聞哭聲